



桥之外，地安门外大街还有喧闹的业态与胡同文化。**悠闲自得的休闲文化，尤为引人入胜。**

写生一幅。”万宁桥周边的老北京人喜欢在桥上溜达，对桥有着特别的情愫。

刚通水那回，伍佩衍写生作画，身后站满了围观的人，其中有一个人叫陈铁华——机床厂当钳工的同事，认出了他。对方操着一口流利京腔热情打招呼：“哎呦，老伍，哥们儿你怎么在这画桥呢？”陈铁华家住万宁桥旁边，对桥有感情，一看作画的人又是熟人，特别高兴。

快到晌午，陈铁华提溜过来几个热腾腾的包子和馅饼，给老伍吃。在他心里，自己不会作画，但万宁桥这座文物，能留下一幅画，是极好的事。

桥之外，地安门外大街还有喧闹的业态与胡同文化。悠闲自得的休闲文化，尤为引人入胜。朱光潜1936年在《论语》半月刊上发表的散文《后门大街》中写道：“一到了上灯时候，尤其在夏天，后门大街就在它的古老躯干之上尽量地炫耀近代文明。理发馆和航空奖券经理所的门前悬着一排又一排的百支烛光的电灯，照相馆的玻璃窗里所陈设的时装少女和京戏名角的照片也越发显得光彩夺目。”

作家刘心武也在小说《钟鼓楼》中，描述过当时的业态丰富。在老北京有“都一处的烧麦、会仙居的炒肝、穆家寨的炒疙瘩、后门桥的灌肠”之说，市民生活所需在地安门都能找得到。

在北京钟鼓楼下的钟鼓楼湾胡同里，市民在自家院子里喝茶。



地安门的胡同文化里的人间冷暖与风物变迁，也饶有趣味。往桥的东河道走，有一个胡同。清代曾叫“马尾巴斜街”，1949年前后改为“后门桥河沿胡同”，后改为“东不压桥胡同”。今天在东不压桥胡同走一遭，胡同口无铭牌，胡同尾倒有一个，胡同中间门牌，也就只有三四个。

万宁桥河沿胡同是个居住区，两岸住房相连属，宅户门尽对河开，蒸腾着热烈的民居气、生活气。桥再往下，到拐棒胡同北口，有一座无名的木桥，踩在上面吱嘎作响、颤颤悠悠，通向帽儿胡同。老伍画过一处胡同的老门联，画作展出时，北京电视台主持人阿龙站在画前，沉思许久，不愿离去。后来一聊，原来画中的老宅门正是阿龙姥姥家。

阿龙说，他从小在姥姥家长大，写字识字就是通过这门联，胡同门联是老北京的家规家训。老伍也对门联情有独钟，有位老北京打过一个形象的比喻，称门联为“胡同里的国学”，他觉得这个形容恰如其分。在地安门外大街路东，还有个富有诗意的杏花天胡同，据说早年间这里有个花园，内种10余棵杏树，每至阳春，满园杏花盛开。

胡同南面是地安门新华书店，民国时期“为宝书局”的旧址，很多老北京小时候，都曾在此沉醉于阅读之中。住在蓑衣胡同的爱新觉罗·溥任，就是这家书店的常客。溥任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胞弟、醇亲王载沣之子，1947年在父亲支持下利用醇亲王府开办北京竞业小学，并自任校长；后将学校赠与国家，自己仅以一名教师的身份继续为学校服务。

溥任先生是书痴，出门骑车办事或买菜，必到地安门新华书店浏览一遍才肯回家。找不到他时，家人都会说：“准是在新华书店里呢，错不了！”

### 北京大爷“运动图鉴”

穿过万宁桥，途经火神庙，就到了北京的什刹海。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话在什刹海同样适用。对于喜